

（点评本）

刘庆邦 短篇小说选

刘庆邦 编著

作家出版社

刘庆邦

短篇小说选

(点评本)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刘庆邦短篇小说选/刘庆邦编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2. 1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011 - 1

I. ①刘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67274 号

刘庆邦短篇小说选

编 者: 刘庆邦

责任编辑: 郑建华

装帧设计: 梦 石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数: 250 千

印张: 9.75

版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011 - 1

定价: 2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- 001 刘庆邦 走窑汉
- 011 程德培 这“活儿”让他做绝了（点评）
- 013 陈福民 人性之美与生命之痛（点评）
- 016 刘庆邦 鞋
- 027 林斤澜 写短篇更需要锻炼技巧（点评）
- 029 李敬泽 优美的小说（点评）
- 030 刘庆邦 玉字
- 043 王安忆 从可怜虫到复仇女神（点评）
- 048 刘庆邦 血劲
- 061 王安忆 故事升级（点评）
- 063 刘庆邦 少男
- 074 雷 达 自尊的苦闷与成长的烦恼（点评）
- 077 刘庆邦 手艺
- 088 孙 荪 外绝活（点评）
- 094 刘庆邦 外衣
- 106 李敬泽 关于《外衣》（点评）
- 108 刘庆邦 双炮
- 119 刘庆邦 大活人

2 刘庆邦短篇小说选（点评本）

- 133 陈思和 在柔美与酷烈之外（点评）
- 139 刘庆邦 别让我再哭了
- 152 张学昕 超越生死的哭泣（点评）
- 154 刘庆邦 信
- 166 寇 挥 温馨的“暴烈”（点评）
- 168 刘庆邦 城市生活
- 179 明 照 想象是生活的诗意（点评）
- 181 刘庆邦 梅妞放羊
- 193 何向阳 天人合一（点评）
- 196 刘庆邦 西风芦花
- 208 李浩非 虚写之致（点评）
- 214 刘庆邦 到处都很干净
- 227 李建军 如此干净而温暖的反讽（点评）
- 232 刘庆邦 丹青索
- 243 胡 平 摹仿的快感（点评）
- 247 刘庆邦 八月十五月儿圆
- 259 刘庆邦 诚实劳动（自评）
- 262 刘庆邦 冲喜
- 273 刘庆邦 想象的局限（自评）
- 276 刘庆邦 人事
- 290 刘庆邦 短篇小说的力量（自评）
- 292 刘庆邦 美发
- 303 刘庆邦 经得起看（自评）

走窑汉

刘庆邦 ■

班前，矿工们在布满煤尘的更衣室里换衣服，没人说话，空气沉闷。他们下井之前老是这样，等走出井口才互相骂骂。

“当啷”一声脆响，一把刀子落在地上。众人看去，这是一把中间带槽的尖刀，两面磨刃，刀苗子窄而长，在微弱的灯光下闪着凛凛的寒光。有人一眼看出来，这把刀和几年前看见过的那把刀一模一样，连刀柄都是用血红色的炮线缠就的。

不用说，刀子是从马海州身上跃落的。这位大骨架的汉子正不紧不慢地脱着上身衣服，脸上的表情和往常一样平静，那高眉骨下深藏的眼睛微微塌蒙着，谁也不看，刀子也不马上拣起来，任它在地上横躺着。

人们的目光很快集中在副队长张清身上，他已脱光了衣服，正弯腰从破木箱里取工作衣，青白的臀部在马海州身旁撅着。当张清从两腿之间看见那把钢刀落在他脚下，认出刀子和几年前刺进他胸膛的那把一样时，眼前一黑，差一点栽倒在地上。但他猛地车转身，“你，干什么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马海州把刀子拣在手里，慢慢握紧刀柄——

空气一下紧张起来。屋里所有的人都张大了嘴巴，一个年轻的矿工脸色发黄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马海州，即将发生的事吓得他直抖。

马海州把刀子往空中轻轻抛了一下，伸手接住，竖在脸前，“噙”地吹一口刀锋，“我的，宰狗用的。”

“少来这一套，量你也不敢！”

说完这句很硬的话，张清突然哆嗦起来，他咬了一下牙床镇定自己，“妈的，天……真冷。”

“张书记，”马海州还使用他人狱前对张清的称呼，“多心了吧？”

“我再给你说一遍，我不是书记了，连党员也不是，你不要再喊我书记。”

“哪能呢，张书记。”

换好衣服，该开班前会了，门外来了一个女人找马海州。这个女人穿着黑棉袄，黑棉裤，黑棉鞋，头上顶着黑毛巾，一身农村老太太打扮，可是，那张苍白、清秀的小脸儿说明，她还很年轻，不过二十多岁。她站在门外，低眉顺眼，想进来又不敢，从衣裳襟下掏出一个饭盒递进去。饭盒里是精粉面包的薄皮小饺儿，一打开饭盒，白色的热气呼地升起来。

有人跟马海州开玩笑，说他老婆对他不错。马海州冷笑笑，命老婆进去，眼角斜了斜张清。张清正低头吸烟。

年轻女人进来了，一转身脸朝外，倚在门边，看自己的脚尖。看罢脚尖看门外。门外下起了大雪，雪片子上下翻飞。

马海州胡乱吃了几个饺子，就把饭盒盖上，放在一边，拿出一盒尚未开封的过滤嘴香烟，对老婆说：“小娥，给师傅们散。”

小娥把烟一一送到众人面前，唯独没给张清。

“为啥不给张书记？”马海州问。

“不要不要，我有，吸着哩。”张清说。

小娥看看男人，站着没动。

“听见没有？”马海州提高了嗓门，“为啥不给张书记，他不是要给你迁户口吗！”

小娥眼里马上涌出了泪水。但她很快擦干，一把揪掉头上的黑毛巾，往张清面前走去，“张书记，吸烟。”

张清刚要接，她一低手，把烟扔在地上，白白的烟卷立时滚上一层煤尘。

张清不开班前会了，站起来，左右裹了裹衣服，先自走向井口。

马海州紧紧跟在他身后。

马海州干活是没说的。几年的监禁生活，他那高超的采煤手艺不但没有生疏，恰恰相反，他所在的劳改场所也是一座煤矿，只不过是用水墙、电网、枪和狗围起来画地为牢罢了。如果眼下这座煤矿曾使他当过胸佩红花的青年突击手的话，那么，电网内的煤矿却把他造就成一架采煤的机器。他一到工作面，就扒掉上衣，露出马熊一样宽阔的脊背，拼命和煤壁过不去。这个班所有的工人都愿意和马海州一个场子干活。而马海州只想在张清身边干，弄得张清每个班都转换几个地方。在这熄灭矿灯就漆黑一团的井下，一双恶狠狠的目光老盯着他，他不能不防备。打马海州突然提前释放（一个偶然的机，他救出过一个掉进冰窟窿的儿童）回来，并坚决要求回这个队，他就感到一种潜在的危，时时威胁着他的生命。他开始做噩梦，时常半夜里惊醒。为此，他要求调换一个班，可第二天，马海州就到这个班来了。

马海州那一天到晚紧闭的嘴巴，那神情中严肃的宁静和目光里流露出的不可侵犯的威严，使队里每一个领导都不敢和他打别。取代张清的那位党支部书记每次开会都表扬他，并准备让他当失足青年转变的典型，马海州用一个简单而有力的手势拒绝了。

班中休息时，马海州拖着一把尖镐出来了。别的矿工各自找地方坐下、躺下，只有两个人还在游动，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落脚处。一个是身影高大的马海州，另一个是张清。张清刚要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会儿，马海州就一晃一晃地过来了，几次都是这样，简直像甩不掉的影子。张清极度烦躁不安，他借一个事情到调车场去了。

马海州瞅着那盏跳荡的灯光在巷道尽头消失，才离开人群，单独找一个地方坐下。他熄灭矿灯，黑暗中摸到一块坚硬的煤，在手里一点一点捻碎。

那边的人见马海州不在跟前，开始讲女人。

他们每个人都装有一肚子女人的故事，而且津津乐道。矿工们常年在沉闷、阴暗的坑道里劳作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最值得珍爱的莫过于女人，而最可恨的是，当他们在地底下挥洒汗水时，人家在地面勾引

他们的老婆，说实在的，谁都有这个担心。因此，他们对这方面的事特别敏感，特别关注。哪个灯房姑娘品行不端，谁家老婆偷汉，某干部是玩弄女性的老手，镇上那个“白母猪”最近涨价了，等等，每天都有新鲜的话题，而且谈起来兴高采烈，一阵阵发笑。

一记猛烈的金属撞击声，使他们的说笑戛然而止。有人听出来，这是尖利的镐头劈在溜子槽上发出的声响，并很快作出判断，这是那个沉默寡言的人干的，用意不言自明。于是，巷道里静下来了，静得能听见各自的心跳，谁也不再提及“女人”二字。

如果说这是工友们出于对马海州的惧怕心理，也不完全对。不错，他虽然识字很少，但头脑清晰，遇事有独到见解，吐口唾沫一个坑，有一种使人服从的威力。可是，他对每一个工人兄弟都很温和，劳改释放回来更是如此，连一句重话都不说，生怕伤了谁。一次，一个叫小四的矿工，家里失火，烧得只剩下一口水缸。老婆带着孩子来了，哭哭啼啼，要求矿上救济。救济款还没批下来，马海州来了，一把甩给小四二百块钱。小四不要。马海州说：“怎么，看不起我？”

小四愣了一下，“马哥，我给你磕头！”他正要下跪，马海州转身走了。

钱，是小娥从家里带来的。出了那件见不得人的事以后，小娥本想一死了之，但是，马海州在被戴上手铐、抓进囚车时，大声对藏在一棵树后哭泣的她喊：“田小娥，不许你死！……”

小娥受的羞辱还用说吗！回到家里，她仿佛成了一只妖魔鬼怪，连三岁的孩子都朝她扔瓦块。大年初一，她日上三竿才起床开门，却发现门鼻上挂着一只烂帮漏底的布鞋。她关起门来把布鞋烧了，第二天又被人挂上一只……凡此种种，小娥都默默地忍受下来了，她耳边时时回响起丈夫在囚车腾起的烟尘中抛过来的那句话。一年四季，风雪雨霜，她向自己的那一份责任田里洒着汗水，一季又一季收获着庄稼。土地不嫌弃她，不辜负她，她打的粮食并不比别人少，然而，人们斜眼看见，这个女人身上的补丁越来越多，人也越来越瘦弱了。

当她接到男人的电报匆匆赶来矿山时，给马海州带来一个砖头似

的布包，打开来看，里面全是大大小小的票子。可是，马海州并不稀罕，他冷冷地看了小娥半天，说：“我以为你早不在人世了呢。”

小娥的嘴角抽搐着，抽搐着，说：“我现在就……去……死！”说罢，咬着下唇，一摆头就往外跑。

马海州一把抱住了她，抱得紧紧的。小两口都哭了，泪水滚滚而下。

接下去，人们在井口、电影院、自由市场等地方，时不时地看见这个浑身皂衣的女人。而这个修女似的女人不论到哪里，必定有马海州陪伴。他俩相依相傍，十分亲热，像是要补偿失去的生活，再也不愿分离。

细心的人还发现，凡是这两口踪迹所至之处，不远的地方必定还有一个张清。换句话说，张清走到哪里，他俩就出现在哪里。

有人跟张清开玩笑：“哎，你的两个保镖不错呀，够忠于你的。”

张清的脸黑了：“哼，白看看吧，敢动我一根毫毛试试！”

下班了，工人们急着洗热水澡，三下两下扯光衣服，嘻哈着，踮着脚尖，猴子似的往热气腾腾的澡堂里钻。张清出了井口，一闪身躲进调度室里去了。每天，那个讨厌的家伙，老是和他在一个池子里洗澡，老是瞅他身上那块地方，他简直烦透了。今天，他要等别人都洗完再进去。

张清走进澡堂时，几乎没人了，黑乎乎的水面上漂浮着缕缕白气，水也不大热了。他左右看看，确认那个人走了，才慢慢下进池子里，把整个身子淹到脖子处。靠池边闭上眼睛，长长出了一口气。

忽听有人重重地下水，张清不由得心里一惊，凭感觉，他知道又是那个姓马的，他妈的，太可恶了。尽管他闭着眼睛，仍“看见”了马海州那张开的鼻孔，河马一样的下腭，和深藏在眉骨下面充满敌意的目光。他决计不睁开眼，也坐着不动。

水池里静下来了，连水的波动也感觉不到，怎么回事？张清睁开一点眼缝，看见马海州也像他一样在对面靠着。他心里十分焦躁，恨不得扑过去扼死他。可他明白，自己绝不是马海州的对手。

管澡堂的老工人催他们：“哎，该放水了，还泡毬哩，再泡就软了！”

张清说：“你诈唬啥，老子今天不走了！”

老工人笑了，“是张队长呀，我听说人家要做你的活儿，你小子没多少蹦跶了。”

张清站起来，拍了一下胸脯，“姓张的拔根汗毛，竖根旗杆，想打我的黑枪，没那么容易！”他瞥了一眼马海州。

马海州也站起来了，水中煤尘的沉淀使他的汗毛变得又粗又长，他漫不经心地擦着，两眼直视张清左胸，那里有一块伤疤。

伤疤又开始痉挛地抽动。那可怕的一幕在张清脑子里重新晃过之后，他不由得打一个寒战，伤疤下面也隐隐作疼。他转过身去。可是，马海州很快又站在他面前了，两眼直直地盯着那块伤疤，像是在欣赏他所创作的一幅杰作。

张清不洗了，他咬着牙，把拳头握起来晃着，做出一种类似疯狂的举动。

马海州也不洗了，他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。

门外，正下着雪，一片灰蒙蒙的。张清走出更衣室，见门口立着一团黑影，黑影说：“张书记……”

“见鬼！”张清逃也似的走了。

马海州喊：“小蛾，过来！”

张清身后马上响起宽厚的嘴巴嚼在脸蛋上的啾啾声。

回到家里，小蛾给男人端菜斟酒。男人低头喝起来，她坐床沿往外看着。天黑了，窗外一片清冷的雪光。

这是单身职工宿舍楼四层的一间屋，门上装的是暗锁，他们的蜜月就是在这间屋度过的。当时，他们幸福得差不多每天都要落泪。是呀，全队的工人谁不夸马海州的小女人长得漂亮，粗腿，胖手，细腰，白脸儿，特别是那一双眼睛，纯洁清澈，露出孩子般的稚气和娇憨，令马海州爱不释手。那些天，不到临下井的前一刻，马海州绝不离开妻子，匆匆离去，往往半道上又匆匆返回，推推门看是否真的锁

上了。在他下井干活时，不许小蛾出屋，无论谁叫门也不许开，可是，尽管如此，还是出了那件让马海州一想起来就心如刀搅的事。出事那天，他们的蜜月刚刚度过一半。

如今，他们又住进了这间屋子。现任党支部书记出于好心，打算给他另调一间屋，以免引起不愉快的回忆。马海州平静地说：“这样吧，如果队里住房有困难，我们就睡在这间屋门口的楼道里……”

酒饭一毕，马海州仰躺在床上，两眼直愣愣地瞅了一阵屋顶，又让小蛾讲那件事情的经过。

那件事的始末小蛾已经复述过不知多少遍了。可马海州还让她讲，而且越问越细，连那个坏蛋的两只手各放在什么部位都问到了。小蛾不敢不讲。无非是那个狗日的（小蛾语）怎样拿薄铁片捅开了暗锁，怎样谎称马海州把钥匙交给了他，还说每个工人的老婆来了都要做贡献，谁的贡献大就给谁迁户口，等等。

小蛾讲完，马海州大发脾气，质问小蛾：“谁让你讲这些的！”……于是两口子就哭，哭罢就疯狂地亲热，尔后，小屋陷入了沉寂的深井。

可是过不了多大一会儿，两口子就衣着整齐地出来了，像是去走亲戚。他们双双来到二楼张清门口，粗的声音：“张书记！”

细的声音：“张书记！”

他俩一递一句喊着，节奏把握得很好，显得不急不躁，彬彬有礼。屋里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楼后有人说话：“张队长，哎，哎，慢点儿，怎么从这儿下来啦？地震啦？”

没人答话。

张清找到矿长，提出回家探亲一个月。矿长不准。他跟矿长发火，无用。

第二天下井，张清自己包一个场子，闷头闷脑地干起来。

马海州要的采煤场子和他紧挨着。

张清往上挖，马海州也往上挖。按井下的说法，一个跑，一个

撵。两根矿灯的光柱不时地碰在一起。

张清的场子冒顶了，破碎的天顶突然间倾泻而下。他刚要撤出来，觉得两腿很沉，像陷进了淤泥河，怎么也拔不动。接着，身子也被一些强有力的东西团团挤住，这些东西在迅速上移，眼看要勒紧他的胸口和喉咙，“活埋！”这个可怕的念头在脑子里闪过之后，他把两手举起来，拼命扭动身子，无效。大声呼救，溜子的轰鸣盖过了他的声音。顶板还在冒落，面对这灭顶之灾，他无能为力，只有等死。“天哪！这……这是怎么啦？”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

这时，一束灯光指过来，在他那扭曲的脸上停住。他知道，这是马海州的灯。从刚一冒顶的那一瞬间起，说不定姓马的就发现了，但这个狠毒的家伙绝不会救他，他妈的，可遂了你的心了，你盼的不就是这一天吗！想到这些，他睁开眼睛，多少天来第一次朝马海州直视过去，占有了死亡仿佛使他突然得到了优势，撇紧的嘴角露出高傲和蔑视。他看见，马海州的眼皮向下塌蒙着，鳄鱼皮一样粗糙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装没看见，到时候可以不负任何责任，没那么便宜！他正要大声喊马海州的名字，“噼里啪啦”又一阵碎碎煤落下来，压死他的手臂，拥住他的脖子，他喊不出来了。

尘雾中，他见马海州扑上来了，随着一张扒锨在他身旁左右猛扒，碎煤碎矸退下去了，他的胸部和手臂露了出来。当他意识到马海州要干什么，两只手突然抓住扒锨，死死不放，“你……别管我……让我……”

“啪！”马海州扫脸抽了他一巴掌。他一愣神，手松开了。马海州又扒了几下，两手掐住他的两个胳膊窝，一使劲，把他拽了出来。他的裤子被拽烂了，两只深筒胶靴也留在了冒落物里，矸石划破了他的腿，鲜血流出来。但他的命保住了。就在马海州把他拽出来的一刹那，一块巨大的盘石落下来，砸在他刚才站立的地方，一声闷响，烟尘腾起，几根钢梁铁柱顿时化为乌有。

张清浑身抖起来了，他双手抱住马海州的一只胳膊，扑通跪倒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海州兄弟，你救了我的命，我……我对不起你，我

不是人……”

马海州往下看了他一会儿，笑笑，厌恶地把胳膊一甩，转身朝工作面下头走去。

马海州救了张清的事很快在矿上传开了，人们说张清走运，并得出结论，说马海州根本没有害张清的意思，他们都认为，张清应该重重地感谢马海州，趁这个机会和解和解，说不定还能成为好朋友呢。

这天晚间，张清提了几瓶好酒，请现任支部书记陪同，到马海州屋里致谢。

门开了，马海州堵在门口，问他们有什么事。小蛾正脸朝里坐在床沿上哭，小肩膀一抽一抽的。听见有人来，马上倒在床上，拉开被子蒙住头。这个女人更瘦弱了。

支部书记说了一大堆表扬马海州的话。马海州说：“您弄错了，我谁也没救过。”

支部书记示意张清把酒提进去。张清说：“海州兄弟……”

“出去！”马海州往门外一指。

张清硬着头皮把酒放在一个方凳上。

“小蛾！”马海州喊。小蛾没动。

“小蛾，起来，看谁来啦！”

小蛾“呼隆”跳下床，乌发往后一甩，两眼谁也不看，径直走到方凳前，抱起捆在一起的酒瓶子，斜举过肩，使劲朝门外摔去，“嘭”，酒瓶全碎，瓶碴飞溅，酒流了一地。做完这些，小蛾又蒙头躺在床上。

支部书记愣了一下，赶紧上前，双手笼住马海州的双肩，推他坐下，说：“小马，你听我说，听我说……”

马海州纹丝不动，两眼盯着张清。

张清低下头，走到门外，他踩到一块瓶碴子，发出了声响，他一惊，打了个前跌。

在同一天晚上，马海州和田小蛾又去叫张清的门。张清怀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放他们进去，马海州说：“张书记，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，

听说这玩艺儿能当钥匙用，不知怎么个用法？”他拿出一个薄铁片伸在张清脸前。

这正是张清使用了不知多少次的那种铁片。他的脸黄了，身子不由自主地往后退，退，但他突然站住，拳头握起来说：“姓马的，你到底要我怎么样？说吧！”

马海州把低头站着的小娥轻轻揽在怀里，胳膊搭在她脖子上，大手在鼓起的乳房上抓着，说：“我想跟书记学点见识。”

张清抄起一把椅子，举过头顶——

小娥赶紧转身，张开双臂护住男人，觉得不妥，要冲过去夺椅子。马海州拉住她，闭着嘴巴笑了一下。

张清把椅子打在暖水瓶上了，打在电话机上了，打在柜子上了，他像发了疯一样，抡开椅子，把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打得稀烂。

尔后一头扑在床上“啾啾”地哭起来。

几天后的一个清晨，这班的人在更衣室里换好了衣服，却迟迟不见副队长张清来开班前会。有人猜测，他可能到医院看病去了，因为近日他举止有些不正常，老是犯愣。有人见他刚买回一碗饭，一口未吃就扣在泔水缸里了。还有人在他背后无意中咳嗽了一声，他竟吓得一下跪在地上……

突然，井口方向传来一阵救护车凄厉的尖叫声。一个矿工跑来报告说：“张清跳窑了！”

大家一惊。窑深百丈，摔下去必定粉身碎骨，救护车用不着了。

人们的目光集中在马海州脸上。马海州的表情和往常一样平静，高眉骨下深藏的眼睛微微塌蒙着，谁也不看。

矿工们纷纷朝井口跑去，要看个究竟。马海州坐着没动。

不一会儿，那个叫小四的矿工跑来，脸色煞白地对马海州说，小娥跳楼了，她是从四楼那间宿舍的窗口跳下去的，已摔得脑浆迸裂。

马海州呼地站起来……可是，他又坐下了。

这“活儿”让他做绝了

程德培 ■

这算什么故事？分明是法律观照的对象。

矿工马海州为报妻子被奸污之仇，用刀刺了队长张清，为此坐了几年牢。

法律行使了自己的权威，履行了它的公道。但是人的灵魂呢？法律能因此消除它的不安宁吗？一条刀疤和数年监狱生活不仅给这对冤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，而且也使得各自的神经变得更敏感、更微妙、更复杂。何况在他们中间还时时夹着马海州的妻子小娥的身影，这柔弱的女性，她那承受一切痛苦的神态，足以使读者感到一种心灵的震颤。

于是，小说行使了其艺术光照的魅力。《走窑汉》给人以激动，心弦一直是绷得紧紧的，读者时时被一种预感缠绕着，始终感到要发生什么，但始终又担心要发生什么。

短短的篇章，它表现了诸多人的情与性：爱情、名誉、耻辱、无耻、悲痛、复仇、恐惧、心绪的郁结、忏悔、绝望、莫名而无尽的担忧、希望而又失望的折磨、甚至生与死，在这场灵魂的冲突和较量中什么都有了。这位不怎么出名的作者，这篇不怎么出名的小说写得太棒了！

要解释这样一种灵与肉的空隙“黑洞”是不可能的，它只能乞求于艺术的描写，“而且还是一鳞半爪、不系统的描写。”

马海州那一天到晚“紧闭的嘴巴、严肃宁静的神情、不可侵犯的威严”的背后混杂着血与泪的复仇心理。他所背负的耻辱值得同情，

他的刚毅、勇气和厉害的谋算值得佩服，但他走向复仇的每一步的背后也不乏残酷，特别在他救活张清的背后使人感到一种人性的毁灭。马海州的一举一动，一眼一神，一招一式，甚至他没有表情的沉默，都使张清和小娥的精神处在极其敏感的高峰状态。整个阅读过程，我们也处在这样一种高峰状态。

这两年短篇不怎么景气，而刘庆邦却把《走窑汉》这“活儿”做绝了！

请抽空读一读，它不会超过八千字。